

記憶猶新的厄瓜多爾

徐貽聰



八月十日，是厄瓜多爾的獨立日，也就是這個國家的國慶日。每年這一天，厄瓜多爾駐華使館都要舉行活動以慶祝，方式不一，但隆重程度很高。在今年的慶祝活動上，該國駐華大使特別邀請其國內的一位著名鋼琴家專門來京獻藝，還首度利用機會為我國四位前任駐厄大使授予榮譽獎牌，感謝他們為推動兩國關係發展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我也位列其中，雖感意外，但很榮幸。

我是二十多年前被派駐過厄瓜多爾的，任職的時間又比較短，僅僅兩年三個月，能夠被厄瓜多爾政府記得並被列入感謝之列，自然喚起我對這個國家以及我在那裏工作經歷的回憶。許多事情猶如發生在昨日，應該說明我對她的印象是比較深、也比較親切的。

厄瓜多爾位於南美洲西北部，面積二十五萬多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五百餘萬，屬於中等國家。由於赤道穿越其境，故取名「厄瓜多爾」（西班牙語「赤道」的意思。該國歷史上曾被西班牙殖民三百多年，故西班牙語為官方語言）。由於西部瀕臨太平洋、中部被南美洲最大的山脈安第斯山所覆蓋、東部多為原始森林，全國地形複雜、多樣，也因此美麗、富饒。由於厄瓜多爾盛產的香蕉和養殖蝦在我國市場長銷不衰，這個國家在我國百姓中的知名度頗高。

我出使該國時，還是中厄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初期階段。當時的兩國關係狀況和雙方的國際環境遠非像今天，任務令我有如履薄冰的感覺，促使我不得不經常考慮如何鞏固和深化兩國之間的友誼與合作，兩年裏體重減少了十二公斤。在任職的時段裏，我又趕上厄瓜多爾政府換屆，且為兩個完全不同政黨組成的政府，自然又增加了工作的難度和複雜性。幸運的

是，經過不斷的努力，在各方面特別是旅厄華僑、華人的協助下，我很快成爲了兩位總統和他們的所有部長的朋友，更同當時在其國內地位舉足輕重的軍隊和警察部門全部將級以上軍官，包括各個軍區的領導成員，建立起了不同程度的友情，極大地方便了我的工作和各種任務的完成。在我因難以適應高海拔而被轉換工作崗位時，我得到的兩個特殊待遇讓我倍受感動和榮幸：其一是按照厄瓜多爾政府的規定，從沒有向任職不到兩年半的外國使節授予勳章，但我成爲了例外，還被時任總統本人在總統府親自頒授和正式宴請；其二是，當時的國防部長親率陸、海、空以及聯合指揮部司令爲我餞行，還向我贈送了由他們五人簽名的紀念銀盤。厄瓜多爾時任禮賓司長會私下告訴我，這樣的兩件事以前從未有過，以後估計也很難再有。我在想，如今我仍能被厄瓜多爾政府懷念，或許與那段歷史有某種關聯。

在喚起我對當年的記憶中，還有一點讓我興奮的是，我曾經到訪過厄瓜多爾全國二十二個省中的十七個，包括遠在距大陸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加拉帕戈斯省（即位於太平洋之中、俗稱「龜島」的加拉帕戈斯群島）。我始終認爲，一個外交官的活動不能僅僅局限在首都及其附近地區，還應該利用一切可能和機會去了解駐在國的其他地方，以便能對所駐國有比較全面、真實的認知。我在厄瓜多爾的許多地方訪問、拜訪以及旅遊，讓我對這個國家的概況、物產、人文，還有所到之處的政、軍、黨派和工商企業界的負責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和了解，確實非常有益於我的工作。

「彈指一揮間」，掐指一算，從離開厄瓜多爾首都基多算起，已經二十三年過去了！雖然從未找到機會再訪厄瓜多爾，但記憶猶新，往事歷歷在目，對她的感情也依然如故，因爲確實有很多東西深深地留印在了心頭。



歐美流行的滑翔傘運動，逐漸在香港興起，每逢假日，愛好者在港九山頭活動，滑翔升空，他們最大興趣，在於追求鳥飛的感覺，在高空遨遊。

其中一個本港的滑翔傘運動團體於一九九〇年成立，由幾位外籍人士發起，是私人組織，發展至今，約有數十名愛好者參與。

全港有八處山頭，是滑翔傘運動的場地，包括浪茄灣、北潭坳、八仙嶺、馬鞍山、西灣、石澳、九龍坑山及大嶼山南。愛好者形容這項活動樂趣無窮，如果技術掌握得好，起飛後，順勢找尋上升熱氣流，逐漸升至高空，滑翔一段，再接上另一個熱氣流，這樣一個接一個，實現長途越野式滑翔，可飛行三百多公里，由日出至日落，這當然是老手才能做到，新人則會不斷追求目標而成癮。

另一滑翔傘運動團體的總教練余加星是名副其實的滑翔傘發燒友，玩了四年多，屬

滑翔傘遨遊天空

林也

個中老手，經驗豐富，技術老到，晉身教練級，埋頭推廣這項「極限運動」。

初學者多膽小，從沒試過凌空飛起，說不清飛上天會發生什麼，女的多畏高，余加星會反覆說：「不怕，完全不是想像這麼危險哩！你飛上去，感覺很寧靜，很舒服，來，試試看。」想飛天但無決心的，受了他的鼓勵，壯着膽子試，經歷第一次，以後不怕，很快愛上了滑翔傘玩意。

學員喜歡聽這位教練講經驗，除了在山坡奔跑起飛這一刻出現離心力的感覺，升空後會在空中維持滑翔每小時三十公里，速度不怠勁，每次可玩上兩至三小時。最吃力反而是背起十五至二十公斤裝備走上半山或山頂。上了天，盡情享受美景，山海、樓群都在腳下。

學習滑翔傘的費用不便宜，課程收費以每日計，約一千元至一千二百元，初學時教練提供器材，周六、周日上課，必須完成在浪茄灣十二次合格起飛降落，並進行筆試，才算完成初級課程。據參與的人士表示，訓練並非輕鬆，背着四十磅的傘包徒步上山頂

，約走一百三十米斜坡，走半小時才到山頂，初時出現喘氣，考驗體力，十二次起飛降落若如期合格，學費爲一萬四四百元，進入中級課程，便要自備器材，要有私人滑翔傘。

香港教練均爲業餘，人數約三數位，有人專程去印尼、大馬、泰國、台灣學，近年多到深圳，深圳已成立滑翔傘運動俱樂部，據愛好者說，深圳教練懂得教人，有耐心，循循善誘，使人感到有趣，學習似是消閒享受。拿着深圳證書，可到全球有滑翔傘場地的地方申請飛行。

滑翔傘充滿刺激，吸引年輕人參加，教練私下透露，近年不少初哥未完成訓練便急於「膽粗粗」私下飛行，爲原來安全的滑翔傘運動添上危險性，一不小心，飛天變「升天」。本港曾發生的最嚴重事故是一名周姓的滑翔者在大嶼山的鳳凰山墮崖慘死，他被告「未夠班」，卻不聽勸告，在天氣與風力不適合下起飛，被捲起撞向崖邊大石死亡。

滑翔傘愛好人士埋怨本港對滑翔傘運動推動不力，爲什麼？怕出事吧！

羅馬廣場與正義女神

安立志



德國著名的萊茵河的支流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是歐洲的金融中心、交通中心和會展中心。說它是金融中心，歐洲中央銀行、德意志聯邦銀行都設在這裏；說它是交通中心，法蘭克福機場是僅次於倫敦希思羅機場和巴黎戴高樂機場的歐洲第三大機場；說它是會展中心，法蘭克福每年舉辦五十多場具有世界影響的重要展覽。

我們這個旅遊團離開阿姆斯特丹，在一個名叫伯爾根的德國小鎮停宿一夜，翌日清晨，大巴一路南下，中午時分到達法蘭克福。這是我第三次到法蘭克福了。第一次是在十三年前的「沙土」高峰時，在赴南美洲途中經停法蘭克福，雙腳未有邁出機場一步。第二次是與德國不來梅大學交流，路過法蘭克福，距今也已七年。而這次則純屬個人旅遊。無論公務交流還是跟團旅遊，缺乏的都是自由和隨意，都要受到預定行程的限制。以此次之故，一些曾經到訪的景點難免故地重遊，法蘭克福的羅馬廣場就是其一。

法蘭克福歷史很古老，可上溯到兩千年前的羅馬帝國時期。萊茵河、多瑙河曾是羅馬帝國的北界。爲加強邊境防衛，羅馬人在這兩條互不相連的河流間會修築上百公里的長城，這道長城就從現在的法蘭克福經過。羅馬帝國滅亡後，邊牆廢圯，日漸荒蕪。法蘭克福其實得名於八世紀，當地有一傳說，一天拂曉，漫天大霧，法蘭克王國的查理大帝打了敗仗，殘兵敗將逃到美因河邊，因不知河水深淺，不敢貿然渡河。危急之中，見一頭母鹿正在涉水，無意間，這頭母鹿竟成了嚮導，查理敗軍遂順利過河，轉危爲安。爲紀念此事，查理大帝決定在當地建城，取名法蘭克福，意思是法蘭克人的渡口。

由於被東西向的美因河分割爲新老兩個城區，法蘭克福也就成爲一座集古代風韻與現代摩登於一體的繁華城市。南岸的新城區，金融中心林立，企業總部雲集，被稱爲德國的曼哈頓，歐洲央行就在這個區域。羅馬廣場位於北岸的老城區。「二戰」期間，如同德國其他城市一樣，法蘭克福遭到英美空軍大規模轟炸，千年古城淪爲廢墟。眼前的羅馬廣場，包括周邊建築物，類似我國重建的仿古建築。即使如此，在法蘭克福這座現代化都市裏，保留



正義女神銅像屹立在羅馬廣場中心

一座中古風貌的廣場，仍然十分難得。據導遊介紹，在中世紀，羅馬廣場原本就是法蘭克福市民活動的中心，商品交易、政治集會和法庭審判都在這裏舉行。羅馬廣場的知名度很高，在德國，它與柏林巴黎廣場、漢堡市政廳廣場、慕尼黑瑪利亞廣場齊名。

我們一行在德國革命統一（勝利）紀念碑前拍照留念，然後繞道聖保羅教堂旁邊，從北側進入羅馬廣場，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廣場南面那座尖頂的聖尼古拉教堂。廣場東側是代表中世紀不同時期的古色古香的木製建築物。從這些建築物旁的小巷裏東行約二百米，就是著名的凱撒大教堂。據說，曾經有十位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在這裏舉行過加冕儀式。這座哥德風格的大教堂是法蘭克福在「二戰」中所剩無幾的遺留物之一，導遊戲稱，這是英美飛行員因與德國人宗教信仰相同而手下留情的結果。

羅馬廣場西側是市政廳，門前分別懸掛着歐盟國旗、德國國旗和法蘭克福的市旗。市政廳很古老，最初建於十四世紀，目前仍是法蘭克福市政府所在地。市政廳的顯著特色，體現在其哥德式的山牆。中間的一幢，樓頂有一座別致的鐘樓。二層的陽台如同精緻的鏤空雕刻，陽台上方有四尊人像，大約是神聖羅馬帝國時期的著名人物。該層有一個皇帝大廳，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會在此舉行加冕典禮。時間有限，沒有上去參觀，據說廳內懸掛有五十二位真人大小的皇帝肖像，十分引人注目。

在羅馬廣場所有景觀中，最受遊人青睞的，莫過於屹立在廣場中心的正義女神

銅像。據說，正義女神雕像建於一六一一年，距今已經四百多年。早期的雕像是砂石結構，一八八七年才豎起銅像。正義女神是中世紀法庭審判的象徵，女神的銅像要大於真人，薄裙飄逸，英姿颯爽，左手緊握寶劍，象徵威嚴與懲罰。女神雕像下面是一座方柱形青銅基座，基座上層是四尊人頭魚身的女神，下層四面是諸神和天使的浮雕。青銅基座矗立於圓形水池之中，四周有難以計數的泉水噴口，向池中噴珠濺玉。據說，有一屆皇帝在舉行加冕儀式時，雕像下的噴池噴出了紅白葡萄酒，供市民分享。

在這座廣場上，面對市政廳巍然屹立的正義女神雕像具有高度的象徵性，如果說正義女神是法律的象徵，那麼，市政廳則象徵着權力。從這兩組對應的建築物可以看出，法律之於（行政）權力具有獨立性或非隸屬性；法律的首要功能是監督行政權力，而不是管理百姓。法律不是權力的守護神，而是權力的監督者。這與我國專制王朝既是法律制定者，又是法律執行者；州牧府尹既是行政官員，又要升堂問案；皇帝本人口含天憲，聖旨即法的國情，顯然很不相同。廣場上這座歷史悠久的雕像和歷史同樣悠久的市政廳，體現的不正是西方社會法律與權力的悠久傳統與深刻機理嗎？

結束了廣場的遊覽，走出凱撒大教堂，突然一陣急雨，大家躲進一家旅遊定點商店，興奮地購買德國刀具等當地特產。雨停後，傍晚的天空竟然呈現出極其罕見的雙層彩虹，這在我的居住地、霧靄籠罩的濟南是極難見到的。

「告別」北戴河

延靜

我們機關在北戴河有一間休養所，每年夏天，都要組織幾批人，輪流前去休閑。過去我在職時，機關根據總體人數和休養所的接待能力，規定不滿五十三歲，不能享受去北戴河休閑的權利。我是很想去的，但當時剛滿五十歲，只能眼巴巴看着別人去，一點歡也沒有。後來我出國到駐外使館工作，這事也就被忘到腦後。從國外回來退休，已過六十，去北戴河不再成爲問題。十幾年來，我先後去北戴河休閑五、六次，每次住一周，總算了了心願。

我們機關的休養所位置很好，前門臨海，後門傍海，每天清晨，我出後門，拾階而下，就到了海邊。天色剛剛明亮，但酷愛游泳者已下到海中暢游。沿着海灘散步，涼風習習，享受夏日難得的清爽。北戴河確實是夏季避暑勝地，中午熱一些，但早晨很是涼爽。經過多年努力，這個城市已建得很是不錯，街道特別乾淨，店舖琳琅滿目，樓房各具特色。特別是長長的海灘，細沙柔和，海水清亮，從早到晚被游泳愛好者擠滿，斑斕的泳裝形成亮麗風景，喧鬧嬉戲聲傳得很遠。人們說「到北戴河不上海多麼遺憾」，反映了民衆對海水浴的情懷。

也許是出於安全考慮，我們機關去年又作出新的規定，年過八十的人不再允許到北戴河休閑。我當時還差幾個月滿八十，遂最後一次去了北戴河。

我很珍惜這個機會，除在休養所享受舒適的夏日時光外，還盡可能多到附近景點遊

覽。先去了奧林匹克公園，後去了鴿子窩公園，雖然以前都去過，我們還是又去了一次。站在鴿子窩公園海邊遠眺，海天一色，令人心曠神怡。動物園離市中心最遠，過去幾次猶疑而未去過，這次也下決心去了。動物園確實很大，我們乘了遊覽車，還去了放養的野生動物園，在遊覽車上觀看了老虎和獅子嬉戲。

我們還去了南戴河，參觀了科技園，看到一米多長的絲瓜長滿架，上百斤的南瓜擺在展台上，不禁又驚又喜。

當然，我是被「告別」北戴河的，今後個人出遊，還可以去北戴河的。不過，從北京乘汽車去要三、四個小時，乘火車雖只個把小時，但加上進站出站時間，也須三個小時左右。年紀大了，說不定也許真的就告別了北戴河。

爺爺的寶物

陸琴華



在我很小的時候，爺爺和水晶就有了不解之緣。那時是大集體，爺爺是牛頭，也就是使牛的，負責一個生產隊的耕種拉打。那時種莊稼的地裏，什麼都有，爛了的樹根，丟棄的子彈殼，死人的白骨等，最多的是那些不透明的黃色的石頭。這種石頭大的如磚頭，小的如雞蛋、鵪鶉蛋，它們在地裏可煩人了，犁耙碰着了，影響耕地和耙地。收割莊稼的鐮刀碰着了，那刀口不掉一塊才怪呢。赤腳踩上去都攔腳生痛，讓人難以忍受。不少人一見這種石頭頭會生氣地不理，或者撿起扔到遠遠的地方。爺爺呢？則會把那些稍微有點亮色的石頭當做寶貝似的一一撿起。當然了，爺爺在犁地或者耙地的時候，埋在地裏的一些石頭，有時甚至會有水晶被犁翻了出來，或者被耙耙了出來，爺爺也會彎腰撿起，抹去上面的黃泥，隨手丟在筐子裏，或者裝在兜裏。這些石頭堆在家的一個角落，讓雨水一淋，會比在地裏時明亮多了，似乎嵌在石頭上的那層老黃皮也薄了許多。有時天晴了，太陽透過樹葉的縫隙照到那些石頭上，還會散發着耀人眼目的光輝。

下雨的日子，爺爺不能犁地和耙地了，就正對着堂屋門坐着，手握一把只有拇指般大的錘子開始敲打那些石頭。非常粗糙的石頭，經過爺爺一陣敲打，那些嵌在石頭上的老黃皮沒了，頓時晶瑩剔透起來，有的是白色，像一汪清水；有的是褐色，像一眼碧潭；也有的就是黃色，可是沒了那層老皮，閃耀着金黃的光輝。那次，我正好周末不上課，瞧着戴着老花眼鏡的爺爺在專心致志地敲打那些小石頭，一臉好奇。爺爺左手捏着一枚小石頭，右手握着尺把長柄子的小鐵錘，不時地對着左手捏着的石頭輕輕一敲，石頭上那層老黃皮就脫落了。爺爺說：「去掉老黃皮的石頭就是花石，就是寶物，就可以賣錢了。」一袋花石五、六斤重，或者十來斤重，能賣多少錢呢？爺爺說：「品質好一些的是好價錢。品質差一些的是劣價錢。」爺爺有了這些花石，根本不缺零花錢，就是喝酒也不成問題。那時村裏大都賣散酒，裝一瓶酒才一、兩毛

錢。爺爺到供銷社賣一回花石，夠喝好長時間的酒。

一次學期末了，爸爸一時拿不出我們兄妹幾人的學費，爺爺就把他頭天賣的花石的錢拿出來。爸爸感到意外，說：「那你喝酒的錢呢？」說真的，爺爺平時一天兩頓酒，從來沒讓父親掏過腰包，都是平時靠敲花石換來的。爸爸有些心裏不忍，一時不去接爺爺遞過來的錢。爺爺說：「只要地裏不缺石頭，我就不缺喝酒的錢。」果真爺爺很快又從地裏撿回一些石頭，敲去那上面的老黃皮，又換回一些錢。其實，爺爺撿回的那些石頭，用爺爺的話來說充其量是花石，真正的好石頭就是現在人們說的水晶。水晶我不陌生，有一年生產隊冬天扒河，就扒出了水晶。當時這些水晶都跟一個又一個大鑽頭似的堆在生產隊的倉庫裏，手一摸，光滑無比，還涼颯颯的閃着寒光。傳說水晶真的會發光，比如爺爺夜裏給生產隊加班幹活，在回家的路上，就會看見一些地裏閃着光，而閃光的地方，往往深藏着水晶。只是那時上面不允許人們隨便挖，更不允許人們隨便在種莊稼的大片田裏挖水晶。有一次爺爺說我們家不田的院子裏也有水晶，我問：「是發光的時候你看見的嗎？」原來爺爺挖地瓜窖，先是挖到「盆」，「盆」就是密密麻麻的那些不透明的花石分布排列着的泥土。再朝下挖，又挖到了「龍」，「龍」就是那些密密麻麻的不透明的花石沿着一個方向向前延伸的泥土，這條「龍」盡頭往往會藏着水晶。可是爺爺沒有繼續沿着「龍脈」往下挖，而是把那個坑挖成地瓜窖，能放下幾千斤地瓜就住手了。

爺爺去挖時，我正好高中畢業升上大學，爸爸媽媽一想起高島的大學收費就愁眉不展，我也高興不起來，像焉了的茄子無精打采。無意之間，我瞧見爺爺生前遺留下來的花石，忽然心情激動起來，說：「我們家有水晶。」爸爸媽媽，還有我，就趕緊在過去爺爺曾經藏過瓜的地方挖，時間不多，果真挖出了水晶。那些水晶換回的錢，正如爺爺當初用花石換回的錢給我們交學費一樣，足夠我上大學的費用，只是一個是裸露在地面上的寶物，無意之間獲得的；一個是深藏在地底下的寶物，得費盡心機深挖才能得到。



我們機關在北戴河有一間休養所，每年夏天，都要組織幾批人，輪流前去休閑。過去我在職時，機關根據總體人數和休養所的接待能力，規定不滿五十三歲，不能享受去北戴河休閑的權利。我是很想去的，但當時剛滿五十歲，只能眼巴巴看着別人去，一點歡也沒有。後來我出國到駐外使館工作，這事也就被忘到腦後。從國外回來退休，已過六十，去北戴河不再成爲問題。十幾年來，我先後去北戴河休閑五、六次，每次住一周，總算了了心願。

我們機關的休養所位置很好，前門臨海，後門傍海，每天清晨，我出後門，拾階而下，就到了海邊。天色剛剛明亮，但酷愛游